

百宋樓藏書續志

酌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三

歸安陸心源伯剛甫編

四書類

孟子傳二十九卷

舊抄本

宋張九成撰

蒙齋中庸講義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袁甫撰

新編待問集四書疑節十二卷

影寫元刊本

〔元〕袁俊翁撰

經史疑多漢儒曰疑者上蓋不言此繇內不能

辨託是說而逃焉者也吁漢已然況後漢千餘
禩文籍日生承訛襲謬雖欲無辨得乎結屋蒙
巔山靜日長每於陰陽造化之機性命道德之
蘊經史義理之會有未合共同志商之投卷所
得縷析脉分如老吏斷案輒手之不釋而袁之
袁氏爲多一則雋翁二則雋翁餘亦弟昆子姪
其文溫膩其語詳縝其引類曲而暢其立論超
而詣余甚愛之雋翁曾不是足錄前後所得爲
若干帙袖以見過若將猶有所是正者余曰子
亦疑吾言乎凡吾所以籍子文重吾榜者爲其

道之合也義之明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求一
幸吾選不可得也凡吾所以嘉子文者千言非
多一言非寡爲書帙端以歸吾易東矣時大德
庚子中秋渝黎立武

讀書未到康成安敢高談夫漢儒且未易議况
經史乎經史固多疑然聖賢千言萬語至理而
止竊患不明理理一明隨事剖析如庖丁解牛
恢乎餘刃里之表兄俊翁家學淵源讀書多而
知理明闢微糾誤辨是非如數黑白非胷中洞
洞屬屬見地明而理者不能也其亦識時

之後庶歟蓋時之所尙在是故於山學郡邑庠序間凡有問未嘗倦於對而有司每每表而出之以爲斯文重燁燁魁文如大羹元酒孰不知爲美味王公大人蓋有手之不釋而藉以重吾榜豈特價增三倍而已同宗秋澗欲廣其傳相與義率勉之繡于梓一日緘示所作予固讀其文愛其才重爲鄉邦有人賀而亦感平時之未遇也嗟夫士有皓首窮經抱膝山林不求利達于當世者志也茲諸公勉俊翁以所長見於世微名也實欲後學得所傳也於是乎書時大德

庚子臘月上浣沔水李應星

天人至理經史奧義自漢唐諸儒先宋諸老探
索剔決宜無復疑然有疑者疑以增無疑者疑
以生嗟夫近取諸身目之所以視耳之所以聽
自不能知況太極前六合外乎精體詳說至朱
子極然紀錄傳訛老莊見異況六籍百家乎傳
疑闕疑可也惟科舉廢學校存疑義有問斯文
之鈞 係焉書眼如月罅隙所到的然有見質
前聖證後學豈無所望奈何泛然問率爾對非
穿鑿則首鼠摸 不浮沈則牛神蛇鬼 皮而

羽附塗於土否則尋道作逃計珠落吾事一
日族人埜舟視以敏齋袁兄儁翁刊藁一編兄
蓋埜舟之李漢也慨慕已久盥露莊誦正論森
嚴寶見超卓如老醫治眾治不治之疾人皆服
其有識如老吏斷屢斷不斷之獄人自以爲不
冤質前聖證後學於是乎在豈但爲寄翁重山
學之榜而已時埜舟方哭子余拱曰不知車之
爲金根何必昌黎之有子知文爲貫道之器深
羨昌黎之有埜敬書卷末以志斯文之未喪至
大辛亥閏中元日友生虛寮彭元龍謹書

朱子曰看文字不是於那疑處看政須於那無
疑處看又曰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
疑今之從事經疑者必如此用力能如此者曰
中惟敏齋袁兄俊翁其於四書直欲從一聖三
賢腹中過盡見一聖三賢肺肝故見一題便如
庖丁見牛之無全牛奏刀鏗然動中宮商觀其
文者當觀其學文學如此言行政事四科一以
貫之矣豈但稱雄科場而已延祐乙卯夏五老
友生虛察彭元龍拜手

強學待問儒者分內事也頃科場未興文臺以

經史疑爲課習愚生平癖嗜究研之學庠序書
考有問必對科目行首以四書設疑葉以經史
發策公試私課時與門生兒子相講肄積而之
久藁帙滋繁暇日因取新舊藁合而爲一四書
經史門分而類析之問舉其綱答提其要往往
首尾有未完脉絡有未貫姑存大畧耳編成總
題曰待問集時至治改元中和日鈴北晚學袁
俊翁書

禮記類

月令解十二卷

舊抄本

宋張處撰

三禮圖二卷

影寫明刊本

明江夏劉績用熙著

小學類

方言十三卷

影寫宋抄本

漢楊雄撰

郭璞序曰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輶軒之使所以
巡遊萬國采覽異言車軌之所交人跡之所蹈
靡不畢載以爲奏籍周秦之季其業隳莫有存
者暨乎揚生沈淡其志歷載構綴乃就斯文是

以三五之篇著而獨鑒之功顯故可不出戶庭
而坐照四■不勞嗜咨而物來能名考九服之
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
同致辨章風謠而區分曲通萬殊而不雜眞治
見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余少玩雅訓旁味方
言復爲之解觸事廣之演其未及摘其謬漏庶
以燕石之瑜琬琰之瑕俾後之瞻涉者可以廣
寤多聞爾

西漢氏古書之全者如鹽鐵論揚子雲方言其
存蓋無幾鹽鐵論前輩每恨其文章不稱漢氏

唯方言之書最奇古孟傳頃聞之曾文清公嘗以三詩答呂治先有云傷心昨夜杯中物不對王郎對影斟紫微宮次韻云書來肯附銅魚使記我今年病不斟白注云出子雲方言今所在鏤板輒誤作病不禁此書世所有而無與是正知好之者少也山谷詩云追隨富貴勞牽尾乃用太元經語紹興初胡少汲洪玉父李文若諸人校黃詩刊本乃誤作榮牽尾自此他本遂承誤鬱蒼蒼三字文人多愛之亦或鮮記其出於太元大抵子雲精於小學且多見先秦古書故

方言多識奇字太元多有奇語然其用之亦各有宜于雲諸賦多古字至法言劇秦所用則無幾古人文章蓋莫不然西漢一書唯相如子雲等諸賦韓退之文唯曹成王碑柳子厚白騷詞晉問等他皆不用古字本朝歐文忠王荊公蘇長公曾南豐諸宗工文章照映今古亦不多用古字得非以謂古文奇字聲形之學雖在所當講而文律之妙則不專在是若有意用之或返累正氣也耶學者要知所以用之當其可則盡善耳今方言自閩本外不多見每惜其未廣予

來官尋陽有以大字本見示者因刊置郡齋而附以所聞一二益惜前輩之言久或不傳也慶元庚申仲春甲子會稽李孟傳書

漢儒訓詁之學惟謹而揚子雲尤爲治聞蓋一物不知君子所耻博學詳說將以反約凡其辨名物析度數研精覃思毫釐必計下而五方之音殊俗之語莫不推尋其故而旁通其義非徒猥瑣拘泥而爲是苟憚煩也世之學者忽近而慕遠捨實而徇名高談性命過自聖賢視訓詁諸書往往束之高閣蓋亦思夫周官太平之典

其道甚大百物不廢雖醫卜方技纖悉畢載聖
門學詩不獨取其可興可觀可羣可怨而鳥獸
草木之名亦貴多識本末精粗並行而不相悖
故漢儒尊經重古純慤有守之風類非後人所
能企及子雲博極羣書於小學奇字無不通且
遠採諸國以爲方言誠足備爾雅之遺闕平時
所以用力於此深矣世知好之者蓋鮮前太守
尙書郎李公一日語餘苦無善本質偶得諸相
識字畫落落可觀因以告而鋟之木輒併附管
見云慶元庚申重午日東陽朱質書

雄自序

無名氏跋曰余舊藏子雲方言正是此本而楮墨尤精好紙背是南宋樞府諸公交承啟劄翰墨燦然於今思之更有東京夢華之感辛丑五月三日書

續古千字文

舊抄本

宋右朝散大夫知池州軍州事賜紫金魚袋侍其良器撰

葛勝仲序曰昔梁武帝得王逸少所書千字文雜亂不可讀命陳郡周興嗣次爲韻語以便臨

翫後世謂之千文歐陽率更張長史道人智永
輩各有藁書本行於世舅氏侍其公亦好草聖
書千文尤工好事者時得之輒以錢石又嘗以
巧意遷避興嗣所用字別製千言貫穿經傳詞
義粲然豫章黃魯直見而抵之以書曰引辭連
類使不相氐觸甚有功當與凡將急就並行也
千文爲天下官府若市井簿領會數之用久矣
今增以續文合二千言凡取一字爲母配以次
字爲一號展轉相乘可計二百萬之數於世用
豈小補哉公博學善屬文此特一時弄筆爲戲

耳乃爲簡牘無窮之用竊嘗謂械機微物也而
薪之樵之可以享上帝養聖賢不龜手之藥賤
藝也而習以水戰大敗越人取封邑事小而用
大者在古多有之豈特是書而已哉公皇祐元
年進士屢刺名郡所蒞有政績官至朝散大夫
贈金紫光祿諱瑋字良器

重續千字文

舊抄本

水雲清隱丹楊葛剛正撰并篆注

自序

古篆之書始於蒼頡著於史籀同於李斯備於

楊雄班固之訓纂而分部於許氏之說文其源
遠矣自散隸之興趨省便俗古文幾絕至唐李
陽冰篆獨冠古今世號筆虎學者師慕
唐
運太宗皇帝新文明之治爰詔儒臣鉉翰林書
學葛端等校正說文又從而附益之敕遣雕造
垂範作程具以六義煥然于今可考余曩侍先
君宦遊通川時四明潘侯伯恭以其先大夫昌
年所書梁韻千字文手澤真跡出示精神態度
勢若飛動余嘗作摹本潘侯謂逼真特甚孺子
可教乃盡誨之以用筆之法臨池積習閱二十

餘載自謂可以遠紹前修因思以廣其傳近得
朝散侍其公瑋續千字文旨意微奧文義該洽
卓乎弗可及矣余不自揣因綴緝謏聞而三之
悉書以古篆仍加之詁註義有未通則闕疑以
俟博識焉文章翰墨小伎自嬉固不敢與昔人
比或可發童之蒙與兔園冊並行耳
淳祐戊申
冬至日水雲清隱丹楊葛剛正德卿序

史部

正史類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

宋嘉定中蔡璘一經堂刊本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李賢註

存紀第一下至第十下志第四至第九第二十
三至第三十傳第一至第四十八

編年類

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

明仿宋刻本

宋司馬光奉勅編集

進表

嘉靖甲辰孔天胤題記

陸狀元集百家注資治通鑑詳節一百二十卷

宋刊本

宋會稽陸唐老集注 集注姓氏後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案百宋一廬賦注云孫尙書內簡尺牘十六卷目後有蔡氏家塾校正六字予向有趙靈均校元本首有鈔補序一通云慶元三祀閏餘之月梅山蔡建侯行父謹序云云知是本爲寧宗時蔡建侯刊本也缺卷九卷十抄補又卷二十三至三十卷八十五至九十三俱以別本刊改卷數補入撤出附後

神宗御製資治通鑑序

獎諭詔書

溫公進表

溫公親節資治通鑑序

劉秘丞外紀序

溫公外紀序

通鑑釋文序

某氏手跋曰前年謁外舅陳宋齋先生坐次譚及海內藏書家先生言其故人馬寒中購書不遺餘力嘗過龍山查氏見案頭有宋槧陸狀元通鑑詳節一書

卽海昌陳太常廣野先生所藏

并顏魯公祭姪

文百計購之不可得怏怏不樂後查氏謀葬其

親所卜吉壤則馬氏田也寒中覘知之大喜曰
書可得矣卽詣查氏陳說願效訪田之易田凡
十畝書券盡付焉查氏始許諾寒中抱書帖疾
歸若惟恐其中悔也蓋其篤好如此余時心識
之後數年寒中後人挽其友倪君東銘携書數
十種來售於余覽其目則通鑑詳節及祭姪文
在焉急取視之覺古香古色自來妮人愛不能
舍乃勉爲購之回憶外舅所述備書於卷尾以
見此書之流轉而入余手爲可慶也書中卷帙
閒有缺處用別板本填補之鈔補者百三十九

葉檢目錄細勘并取汲古閣刊本較對確爲完
書第當時此書凡有數本其分卷小有不同故
所補數卷每於首帙標題有鏤削填寫處要不
足爲此書病耳倪君所携書余購十餘種尙有
宋刊李肇翰林志李誠營造法式及薛尚功手
書鐘鼎欵識樣本真蹟皆驚心動魄之書也緣
索價太昂余力不能多及姑還之今翰林志二
書歸涉園張氏薛書鐘鼎本則爲桐溪汪公晉
賢所得過眼雲煙令人戀戀并附記於後時乾
隆十年仲秋重裝建元書

地理類

蠻書十卷

文淵閣傳抄本

唐樊綽撰

政書類

通典二百卷

宋刊本

唐京兆杜佑字君卿纂

儒家者流博而寡要勞而少功何哉其患在於
習之不精知之不明入而不得其門行而不由
其道何以徵之夫五經羣史之書大不過本天
地設君臣明十倫五教之義陳政刑賞罰之柄

述禮樂制度之統究治亂興亡之由立邦之道
盡於此矣非此典者謂之無益世教則聖人不
書學者不覽懼冗煩而無所從也先師宣尼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七十子之徒宣明大義三代
之道百世可師而諸子云云猥復制作由其門
則其教已備反其道則其人可誅而學者以多
閱爲廣見以異端爲博聞是非紛然瀕洞茫昧
而口茫昧口無條貫或舉其中不知其本原其
始而不要其終高談有餘待問則泥雖驅馳百
家日誦萬字學彌廣而志彌惑聞愈多而識愈

疑此所以勤苦而難成殆非君子進德修業之意也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羣迷歟以爲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爲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採五經羣史上自皇帝至于我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厯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羣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脉散綴於

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之書
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
程制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
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
爲功易而速爲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
又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准語備而理盡例
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
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淮南
元戎之佐曰尙書主客郎京兆杜公君卿雅有
遠度志於邦典篤學好古生而知之以大厯之

始實纂斯典累年而成杜公亦自爲序引各冠
篇首或前史有闕申高見發明以示勸戒用存
景行近代學士多有撰集其最著者御覽藝文
玉燭之類網羅古今博則博矣然率多文章之
事記問之學至於刊列百度緝熙王猷至精至
純其道不雜比於通典非其倫也於戲今之人
賤近而貴遠昧微而睹著得之者甚鮮知之者
甚稀可爲長歎息也翰嘗有斯志約乎舊史圖
之不早竟爲善著者所先故頗詳旨趣而爲之
序庶將來君子知吾道之不誣左補闕李翰撰

一百卷後李仁伯跋曰通典一書禮樂刑政備
焉學士大夫所宜家置一通以便考索而板廢
已久諸路欲刊弗克總管錦山楊公牧臨川兼
董學事既新美庠序百廢煇興廼命諸學院協
力刊成第舊本訛甚且多漫滅殊不可讀湖堂
所刊自二十六至百共七十五卷區區點勘再
四凡正一千七百六十八字刪三百二十三字
增三百八十八字皆考據所引經史傳記儀禮
諸書以本文參訂改定其疑未能明者姑缺之
非敢臆決如金根也尙恨膚學謾聞研覈不精

掃塵復生亦未敢保其盡善以否後有邪子才
正自不免一笑云丁未歲杪後湘中李仁伯中
恕甫謹識

末有直學吳國珍監刊一行

二十六卷後有撫州路臨汝書院新刊山長湘
東李仁伯校正兩行二十七卷至六十卷六十
四卷至七十五卷七十七卷至七十八卷後有
撫州臨汝書院刊山長李仁伯校正兩行七十
九卷後有撫州臨汝書院刊山長李仁伯校正
兩行又吳國珍監刊一行八十卷及八十七至

九十八卷後有撫州臨汝書院刊山長李仁伯
校正兩行一百七卷後有臨川學教諭晏仲容
直學連元壽點對訖兩行

營造法式三十四卷

影宋抄本

宋通直郎管修蓋皇弟外第專一提舉修蓋班
直諸軍營房等臣李誠奉聖旨編修

編修營造法式所准崇甯二年正月十九日敕
通直郎試將作少監提舉修置外學等李誠劄
子奏契勘熙甯中勅令將作監編修營造法式
至元祐六年方成書畢紹聖四年十一月一日

敕以元祐營造法式祇是料狀別無變造用材
制度其間工料太寬關防無術三省同奉聖旨
差臣重別編修臣考究經史羣書并勒人匠逐
一講說編修海行營造法式元符三年內成書
送所屬看詳別無未盡未便遂具進呈奉聖旨
依續準都省指揮只錄送在京官司竊緣上件
法式係營造制度工限等關防功料最爲要切
內外皆合通行臣今欲乞用小字鏤版依海行
敕令頒降取進止正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奏

進新修營造法式序

臣聞上棟下宇易爲大壯之時正位辨方禮實
太平之典共工命於舜曰大匠始於漢朝各有
司存按爲功緒況神畿之千里加禁闕之九重
內財宮寢之宜外定廟朝之次蟬聯庶府基列
百司櫺檻桁柱之相枝規矩準繩之先治五材
並用百堵皆興惟時鳩僉之工遂考輦飛之室
而斲輪之手巧或失真董役之官才非兼技不
知以材而定分乃或倍斗而取長弊積因循法
疎檢察非有治三宮之精識豈能新一代之成

規溫詔下頒成書入奏空靡歲月無補消塵恭
惟皇帝陛下仁儉生知睿明天縱淵靜而百姓
定綱舉而衆目張官得其人事爲之制丹楹刻
桷溢巧旣除菲食卑宮清風斯復乃詔百工之
事更資千慮之愚臣攷閱舊章稽參衆智功分
三等第爲精粗之箸役辨四時用度長短之晷
以至木議剛柔而理無不順土評遠邇而力易
以供類例相從條章具在研精覃思顧述者之
非工按牒披圖或將來之有補通直郎管修蓋
皇弟外第專一提舉修蓋班直諸軍營房等編

修臣李誠謹昧死上

平江府今得紹聖營造法式舊本并目錄看詳
共一十四冊紹興十五年五月十一日校勘重
刊左文林郎平江府觀察推官陳綱校勘實文
閣直學士右通奉大夫知平江軍府事提舉勸
農使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王喚重刊

營造法式三十四卷目錄看詳二卷牧翁得之
天水長公圖樣界畫最爲難事己丑春予以四
十千從牧翁購歸牧翁又藏梁谿故家鏤本庚
寅冬不戒於火縹囊緗帙盡爲六丁取去獨此

本流傳人間眞希世之寶也誠字明仲所著書
有續山海經十卷古篆說文十卷續同姓名錄
二卷琵琶錄三卷馬經三卷六博經二卷今俱
失傳附識此以示藏書家互蒐討之鑒後人錢
曾記

營造法式自宋槧旣佚世間傳本絕稀相傳吾
邑錢氏述古堂有影宋鈔本先祖觀察公求之
二十年卒未得見庚辰歲家月霄先生得影寫
述古本於郡城陶氏五柳居重價購歸出以見
示以先祖想慕未見之書一旦獲此眼福欣喜

過望假歸手自影寫圖像界畫則畢仲愷高弟
王君某任其事焉自來政書考工之屬能羅括
衆識博洽詳明深悉夫飭材辨器之義者無喻
此書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以爲超越乎喻皓
木經者也謹案

四庫全書本係浙江范懋柱天一閣所進內缺
三十一卷木作制度圖樣賴有永樂大典所載
以補其缺則是書之罕覲益可徵也至看詳內
稱書凡三十六卷而此本僅三十四卷余所藏
宋本續談助亦載是書卷數與是本同蓋自宋

時已合併矣吾邑藏書家自明五川楊氏以來
遞有繼起至汲古述古爲極盛百餘年來其風
寢微今得月霄之愛素好古搜訪秘笈不遺餘
力儲蓄之富幾與錢毛兩家抗衡以蓉有同好
每得奇籍必以相示或假傳鈔略無吝色其嘉
惠同志之雅尤世俗所難錄竣因書數語以識
欣感而又以傷先祖之終不獲見也道光元年
辛巳夏六月琴川張蓉鏡識於小瑯環福地時
年二十歲

右琴川張君芙川所藏影宋槧李明仲營造法

式三十四卷目錄看詳二卷繕寫工正界畫細密蓋倩名手從月霄先生借鈔者道光戊子季冬長洲褚逢椿題

詔令奏議類

西漢詔令十二卷

影寫宋刊本

宋林慮編

迂齋先生樓公四明儒碩也其文祖韓柳其學尊濂伊其論議辯博步趨於老泉坡穎間平游意藝苑採擷會粹動有程式朝華夕秀部居條流如匠石觀於鄧林凡宋桷杙楹方圓修短

默計而潛蓄之斧斤一入了無遺材其用力於古史若東漢詔令網羅散軼輯成一書特其刃餘耳然足以彰炎圖之盛治備昭代之華典久未鏤傳曰者東粵帥卿程公以無垢先生語孟解摹本寢泐易而新之且亟見遺因還書甚以前說錄其副在公口敬前修思惠後學必能出帑餘刊善本布之同文之世俾觀者知文章爾雅不獨專美於西都云紹定癸巳中秋日門人通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

謹識

右西漢詔令四百一章舊傳西漢文類所載尙
多闕畧吳郡林德祖處實始采括傳志參之本
紀斷章析簡撮之無遺方薈蕞在紙未遑詮錄
間以示余余因取其具藁以世次先後自高祖
至平帝人別爲篇又差攷歲月纂而成書且叙
其末曰古之盛王與道爲一故其酬酢之間理
言遺事皆足以爲萬世法是以事爲春秋言爲
尙書而書之所傳自唐虞夏商周上下千數百
載間而存則今之五十八篇而已由秦漢以來
置學官弟子誦說研究至有白首沒身莫能詣

其極者大哉王言益聖人之防表也自五十八
篇而後起哀周至五代之末又千數百載間其
爲詔令溫醇簡盡而猶時有三代之遺法者唯
西漢爲然其進退美惡不以溢言沒其實其中
飭訓戒皆至誠明白節緩而思深至叢脞大壞
之餘其施置雖已不合古道當人心然猶陳義
懇到雍容而不迫此其一代之文流風未泯顧
猶不可及又况文質兼盛哉昔者文中生以聖
人之重自任迺始斷白七制之主列爲四範以
續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然其書世不傳莫得而

述故備載如 德祖以學行名搢紳方 文
詞爲時用方今昭回之章絲綸之美固以轢絕
中古陋漢唐而莫稱是書也雖未能比唐虞夏
商周之隆庶其或者亦足爲王言之斧藻尙書
之鼓吹云大觀三年歲次己丑子月壬申朔信
安程俱敘

聖人者羣言之所折衷也唐虞以來凡經聖人
所刊剡則後世尊之曰經炳如日星人皆仰之
莫得而損益也左氏太史公才雖名世號爲廣
記備言多愛實錄而已此皆自度去取不可望

聖人故不敢以爲己任也西漢接三代末流訓
詞深厚文章爾雅猶有渾渾灝灝噩噩之餘風
下視晉魏周齊陳隋號令文采卑陋甚矣三代
而上超軼絕塵不可方駕學者勉追古人庶乎
接武漢世不猶愈乎余讀班固書罔羅詔令之
文一言必錄亦莫敢去取焉吾友程子致道類
次成裘遂爲完書二百年間興衰情僞不待區
別白黑較然今聖人在上眾言折衷之時也儻
取而賜觀掇其若費秦誓者列諸經以詔萬世
則安知其湮晦澆汨不繇吾二人以光明乎程

子精敏工於爲古文其才堪討論潤色之職者也故於此書欣然比次不日成之越三日甲戌吳郡林慮書

文之用於世尙矣繇三代而下溫厚壯麗號爲近古宜莫如西漢然而訓告命令之文雜出於紀表志傳之間離散曼漣卒然求之而不可得是故學者病之吳郡林德祖始蒐裒會粹離而出之章收句采無所遺逸四百一章信安程致道又從而差攷比輯類爲完書起高祖迄孝平以世統年以年統月以月統事其先後有倫其

始卒有序條貫備具上下治通於是二百十四
年之間漢之所以理亂崇替興衰得失之原灼
然可考如指諸掌信乎有功於斯文也先人有
言學者知讀西漢書其爲辭章必有可觀余以
是言陰察天下之文士百不失一二焉德祖致
道皆有俊才究極羣書溢于文辭旣已追古作
者爲徒矣又以其餘力釋味漢史紬其詔令成
一家言非深知而篤好之嚆克爾惟漢去三代
未遠其號令文章未必皆不合古顧不更聖人
靡所折衷耳昔楊子雲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

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今二君亦取西漢詔令纂次成書以續虞夏商周五十八篇之後是亦子雲之志也若乃經史奧義與所以述作之由則二君論之詳矣此不復云大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宜興蔣璠書

慮與致道成此書久矣族弟釋慶然曰主上天縱睿聖欽明文思所下詔令典雅精嚴千載以來莫能及也將備演綸尤當竭才少望清光學者之於文章必師唐虞三代然如西漢訓辭宜在所采以爲潤色之助願請是書錢板以廣其

傳庶得此者伊於考閱慮嘉其志而不得辭遂以授之

東漢詔令十一卷

影寫宋刊本

宋樓昉編

光曩侍迂齋樓先生誨席一日讀五代史先生笑謂光曰歐公作之命徐無黨註之徐六一門人也嗚呼先生之志遠矣先生生死文字間茂製滿家少湏蓄最次第流傳惟東漢詔令成書已久手所勘訂當在他書先亟求錢梓俾與西漢詔令駢行以續成一代典章嗚呼先生又豈

以此書爲身後名哉紹定戊子中秋日堦范光識

河汾王仲淹續書以存古欲取兩漢制詔接虞夏商周之緒君子議其僭雖然世有華質道有羸隆則一代之號令文章亦與之爲升降若周之委曲繁重固已不如商之明白峻潔而所謂灑噩云者視渾渾之風則已漓矣然謂書之後不復有書是誣天下後世也走幼嗜西漢書每得一詔輒諷味不忘釋噫一何其沈浸醲郁雍容雅裕入人之深也暇日常欲掇其散在志傳

者附之本紀攷其歲月以類相從稗爲一編因
循未果而吳郡林君德祖之書傳焉走可以無
述也然東都二百年間王言帝制雖乏西京渾
厚之氣若光武與隗囂公孫述竇融等書則有
以見心事之磊落焉敕鄧禹馮異岑彭等書則
有以見機神之英晤焉頭鬚爲白之言平定安
輯之訓與夫責劉尙以斬將弔人之義有以見
不得已之心焉驚河西感市掾不待識者而占
其中興矣明章二帝雖不逮前烈然永平卽位
之詔有曰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元和擇吏之

詔有曰安靜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小心
畏忌忠厚惻怛藹然見於言外而所與東平王
酬答者讀之使人流涕也和安以降政出房闈
權歸宦孺陋矣而勞來勤恤之意猶時有前人
之遺風焉是未可槩以爲華不副實而併棄之
也或者又曰帝王之言出於其心而發於其口
故言概其心兩漢以來率付詞臣之手亦何足
錄邪嗚呼此又未深攷者爾武帝以淮南王善
文辭每爲報書輒召司馬相如視草天水多文
學掾光武有所辭答特加意焉未必無儒生學

士相與彌縫於其間也至觀文帝與尉佗書自
謂高皇帝側室之子光武以司徒比堯必非代
言者之所敢道矣由此觀之漢之制詔非若後
世一委之詞臣也竊不自揆倣林君前書之體
纂次成之目曰東漢詔令非敢傳之他人亦聊
以備遺忘與我同志者幸訂正而刊削之毋以
河汾譏我嘉定十有五年歲次壬午二月朔甫
東樓昉自序

史評類

經幄管見四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曹彥約撰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十七卷 影寫元刊本

〔元〕新安前貢士胡一桂庭芳纂

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數百卷成復作稽古錄
一編朱文公稱其言如桑麻穀粟又曰可備經
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好令接續讀去錄
要之書不可少如此今庭芳胡先生用工周易
行世且十餘年又成詩傳纂疏以其餘力復爲
史纂通要始自三皇迄于五季上下數千百年
閒治亂興亡如指諸掌其於關涉世教之要未

嘗不諄諄然致其意焉詎不可與稽古錄互相
發明乎故良臣於先生是書亦欲竊比朱夫子
之言矧易註之成時蒙指授而詩註史纂則又
訓兒輩時所輯也容可無一語以識編述之末
云大德壬寅正月望日承務郎江南行臺監察
御史汪良臣謹序

宇宙間治亂興亡不知幾變矣獨二帝三王之
治亘千古鮮麗者何哉蓋嘗讀典謨之書堯舜
禹授受不過人心道心精一執中數語而後知
古今治亂興亡之決在人主心學中矣道心義

理之心也易微而難著人心人欲之心也易危而難安精則理欲之界限明一則天理之宰制定見於動靜云爲危者安微者著無過不及之差此堯舜禹之興所以上承伏羲炎黃之統下開成湯文武之緒也一或反是桀紂幽厲所以亡矣秦尙詐力無庸復論漢唐道雜董公遮說魏徵勸行僅仁義之緒餘尙三四百年天下三國鼎峙典午瓜分孤隋五季短祚得理義分數多者固鮮有一貪利嗜欲之心敗德害政毒流生民未或不亡此人心道心消長之機凜乎治

亂興亡之決至可畏也余授業童習欲及史學
遷固以來其書汗漫遂爲纂要一編始乎三皇
訖于五季紀事則提其要注事則該其詳關涉
民彝世教必反覆論辨自入溫公通鑑一祖文
公綱目及先儒史論斷之間亦僭附己意與二
三同志之論以便初學庶發其大義正其歸趣
駸駸以及於全書異日待時行志亦可備格心
萬一使爲人上者法興鑒亡謹嚴心學躋世唐
虞豈惟國家洪無疆之休百萬億蒼生亦有無
疆之福大德王寅日長至新安後學前貢士胡

一桂庭芳甫自序并書于梅田雙湖玩易齋

子部

儒家類

子思子一卷

舊抄本

宋汪暉撰

性理羣書句解二十三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熊節撰熊剛大註

醫家類

黃帝內經明堂類成十三卷

抄本

隋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敕撰汪

存第一卷

序曰臣聞星漢□□分其淵奧□唾留水□
芑□□□□□化通乾坤之氣象人之秀異
得□□□雖四體百節必有攸繫而五藏六府
咸存厥司在於十二年永□□之綱領是猶虫
繩分暑而□□□金□□□而晦明是□
至於□□□□□乃細而運之者廣言命則
微而攝之者大血氣其宗本經絡導其源流
呼吸運其陰陽營衛迫其表□□相襲上下
分□□□□□相傾躁靜交□而晝夜不

息循環無窮聖人參天地之功測形神之理貫
□□與弘長事業秋豪不遺一言罕謬教興絕
□仁被羣□□製此經分□□□□□□
窺察難明支體□經復興八脉□如組漳訖豐
□波□□漢豐瀉□涵分態於河宗是以□二
經脉各爲一卷奇經八脉復爲一卷合爲□三
□□欲□九野過分望□□而□□□□□
變混吹而歸□旦也□□□累氣殊流合躋無
能勝範□□皇明以宣後學有巢在□而大壯
成□棟宇網罟猶秘以明離照其側漁□□成

之聖曰□□不遠然□車□□□□□陳□
宗旨明堂表其□見是猶天一地二亦漸通其
妙物焉

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 抄本

〔隋〕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敕撰注

卷一缺卷二缺尾卷三缺首卷四全缺卷五缺
首卷六缺尾卷七全缺卷八缺首卷九全卷十
缺首卷十一全卷十二缺首卷十三全卷十四
缺首卷十五全卷十六缺卷十七存尾卷十八
缺卷十九全卷二十廿一俱缺卷廿二首尾皆

缺卷廿三廿四廿五廿六廿七廿八俱全卷廿九缺首卷三十缺首

素問六氣元珠密語十七卷

舊抄本

唐啟元子述

自序

余少精吾道苦志文儒三冬不倦於寒窗九夏
豈辭於炎暑後因則天理位而迺退志休儒繼
日優游棲心至道每思大數憂短景以無依欲
究眞筌慮流年而不久故乃專心問道執志求
賢得遇元珠子迺師事之爾卽數年間未敢詢

其大元至妙之門以漸窮淵源方言妙旨授余
曰百年間可授一人也不得其志求者勿妄泄
矣余既遇元珠子與我啟萌故自號啟元子也
謂啟問於元珠子也今則直書五本每本一十
六卷也頭尾篇類義同其目曰元珠密語乃元
珠子密而口授之言也余於百年間不逢志求
之士亦不敢隱沒聖人之言遂書五本藏於五
嶽深洞中先饗山神後乃藏之恐後人志求者
可以遇之如得遇者可以珍重之寶愛之勿妄
傳之不得奇人不可輕授爾比元珠子授余之

深誠也此十卷書可見天之令運之化地產之物將來之災害可以預見之素問中隱奧之言可以直而申之可以修養五內資益羣生有罰強補弱之門有祛邪全正之法故聖人云天生天殺道之理也能究其元珠之義見之天生可以延生見之天殺可以逃殺陰符經云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此言人能順天之五行六氣者可盡天年一百二十歲矣其有天亡蓋五行六氣遞相罰天故祖師言六氣之道本天之機其來可見其往可追可以注之玉版藏之金匱

傳之非人殃墮九祖爾

增注類證活人書二十一卷

明刊本

宋朱肱撰

傳寒諸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爲法又况邪說妄意世業名家規利雖厚因果歷然特以伊尹湯液仲景經絡常人難曉士大夫又以藝成而下恥而不讀往往倉卒之際束手待盡卒歸之於命而已世人知讀此書者亦鮮縱欲讀之又不曉其義况又有好用涼藥如附子流

黃則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飲冷服三黃圓之類有好用熱藥者如大黃芒硝則畏而不敢使雖盛暑勸人炙燉服金液丹之類非不知罪福偏見曲說所趣者然也陽根於陰陰本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是故春時氣溫當將理以涼夏月盛熱當食以寒君子扶陰氣以養陽之時也世人以爲陰氣在內反抑以熱藥而成瘧痢脫血者多矣秋時氣涼當將息以溫冬時嚴寒當食以熱君子扶陽氣以養陰之時也世人以陽氣在內乃抑以涼藥而成

吐痢腹痛者多矣伐木逆根豈知天地之剛柔
陰陽之逆順求其不夭橫也難矣偶有病家曾
留意方書稍別陰陽知其熱證則召某人以某
人善醫陽病知其冷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
陰病往往隨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曉者道聽泛
請委而聽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訥林億孫奇龐
安常皆惓惓於此未必章句之徒不誚且駭也
僕因閒居作爲此書雖未能盡窺伊尹之萬一
庶使天下之大人無夭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
曉而喜讀漸浸積習人人尊生豈曰小補之哉

仲尼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學者不以爲鄙
然後知余用意在此而不在彼大觀元年正月
日前進士朱肱序

武夷張戴序曰頃余在三茅見無求子傷寒百
問披而讀之不知無求子何人愛其書想其人
非居幽而志廣形愁而思遠者不能作也惠民
憂國不見施設遊戲藝文以閱歲月者之所作
乎逃世匿跡抗心絕慮灌園荒邱賣藥都市者
之所作乎顛倒五行推移八卦積功累行以就
丹竈者之所作乎不然則窮理博物觸類多能

東方朔者耶浩歌散髮採掇方技皇甫謐者耶
周流人間衛生救物封君達者耶前非古人後
無作者則所謂無求子者余不得而知也三茅
三年挾冊抵掌未嘗停手所藉以全活者不知
其幾人也惜其論證多而說脉少治男子詳而
婦人畧銖兩訛舛升菊不明標目混淆語言不
通俗往往閭閻有不能曉者此余之所以夙夕
歎然者也今秋遊武林邂逅致政朱奉議泛家
入境相遇於西湖之叢林因論方士奉議公乃
稱賈誼云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醫卜之

中故嚴君平隱於卜韓伯休隱於醫然卜占吉凶醫有因果不精於醫寧隱於卜班固所謂有病不治得中醫蓋慎之也古人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葛稚川作肘後孫真人作千金陶隱居作集驗元晏先生作甲乙率著方書其論傷寒活法者長沙太守一人而已華陀指張長沙傷寒論爲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函名之其重於世如此然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不可曉會頃因投閒設爲對問補苴綴緝僅成卷軸因出以相示然後知昔之所見百問乃奉議公所

作也因乞其繕本校其詳畧而傷寒百問十得五六前日之所謂歎然者悉完且備書作於已已成於戊子增爲二十卷釐爲七冊計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八字得此書者雖在崎嶇僻陋之邦道塗倉卒之際據病可以識證因證可以得方如執左契易如反掌遂使天下傷寒無橫天之人其爲饒益不可思議昔樞密使高若訥作傷寒纂類翰林學士沈括作別次傷寒直祕閣胡勉作傷寒類例殿中丞孫兆作傷寒脉訣新水道人龐安常作傷寒卒病論雖互相發明難

於檢閱比之此書天地還落張長沙南陽人也其言雖詳其法難知奉議公祖述其說神而明之以遺惠天下後世余因揭其名爲南陽活人書云大觀五年正月日敘

青詞

竊以神農嘗藥伊尹論方證順陰陽雖克求於民瘼時無疫癘蓋有賴於神休瞻彼旻穹哀此黎庶伏念臣浪遊東土空閱流光蔑聞經國之謀端議濟人之術冥冥長夜憐橫死之無辜斷窮年矧餘生之多病自朝及夕考古驗今首

尾幾二十餘年前後僅九萬餘字焦心皓首編
筆青編原其微功實白潛祐屬成書之將上爰
奏牘於先天恭卽蘭場肆陳醺席冀九清之降
鑒祈萬宇於康寧仰獲證明庶傳永久臣無任
懇禱之至

三因極一病源論粹十八卷

舊抄本

宋青田鶴溪陳言無擇編

自序

余於紹興辛巳爲葉表弟桶伯材集方六卷前
敘陰陽病脉證次及所因之說集註脉經類分

八十一門方若干道題曰依源指治伯材在行
朝得書欲托貴人刊行未幾下世遂已淳熙甲
午復與友人湯致德慶遠德夫論及醫事之要
無出三因辨因之初無踰脉息遂舉脉經曰關
前一分人命之主左爲人迎右爲氣口蓋以人
迎候外因氣口候內因其不應人迎氣口者皆
不內外因倘識三因病無餘蘊故曰醫事之要
無出此也因編集應用諸方類分一百八十門
得方一千五十餘道題曰三因極一病源論粹
或曰現行醫方山積便可指示何用此爲殊不

知晉漢所集不識時宜或詮次混淆或附會雜
糅古文簡脫章旨不明俗書無經性理乖誤庸
輩妄用無驗有傷不削繁蕪罔知樞要乃辨論
前人所不了義庶幾開古賢之蹊徑爲進學之
幘幪使夫見月忘指可也於是乎書青田鶴溪
陳言無擇序

詒宋樓藏書續志卷之三終